嗑瓜子

陳魯民

如是我見

節前，河南省鶴壁市市行政服務大廳裡，來辦事的人排成長隊，可有個叫郝林廣的科長卻蹺着二郎腿嗑瓜子，優哉游哉，十分愜意。這段視頻被放在網上後，引起軒然大波，網民紛紛跟帖指責，單位頭頭坐不住了，被迫出面解釋說，郝科長有很嚴重的糖尿病，「如果不吃東西，就會暈倒」。此言一出，輿論嘩然。結果，郝科長被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所在單位被通報批評。

嗑瓜子可以說是中國的國粹，無論男女老少都喜歡這一口，林語堂在《人生的樂趣》一文中，就列舉了捉蟋蟀、嗑瓜子、賭月餅、辦燈會、焚淨香、吃麵條、射文虎、養瓶花、送禮祝壽、互相磕頭、生孩子、睡大覺等百餘項國人的人生樂趣，嗑瓜子就是其中頗爲重要的一項。打麻將時，串門聊天時，外出看電影、看戲時，家裡看電視時，參加婚宴時，都是嗑瓜子的極好機會，一心二用卻毫不彆扭。即便是一些名人也不能免俗，蕭紅筆下，魯迅先生就經常嗑瓜子，左手拿煙，右手拿瓜子，很是協調。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們在延安窰洞時，也曾邊商量事情邊嗑瓜子，主要是南瓜子，有時還有點花生，一些軍國大計就是在嗑瓜子時完成的。那時畢竟是草莽時期，領袖肚子裡缺油水，嗑瓜子也能多少增加點營養，聊勝於無。

最喜歡嗑瓜子的是東北人。一到冬天，天寒地凍，啥活也幹不了，一家老小就窩在屋裡「貓冬」，通常是一邊嘮嗑一邊嗑瓜子，一天下來，得嗑上一大簸箕。東北不產西瓜，嗑的是葵花籽，那玩意兒油性挺大，嗑半天瓜子飯都不想吃了。南方人則喜歡嗑西瓜子，最出名的是安徽蕪湖的「傻子瓜子」，其創始人年廣久因鄧小平多次在高層提及並收入《鄧小平文選》而聞名全國，號稱「中國第一商販」。如今，各地還都能見到「傻子瓜子」分店，只是生意沒過去那麼火了。

不過，大雅之堂，莊嚴之地，嗑瓜子還是有些不合時宜，也有失身份。看到一條消息，湖南婁底衛校有幾個學生在課堂上嗑瓜子，老師也沒批評，而是自掏腰包買一百斤瓜子，罰學生坐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嗑瓜子，不嗑完不能上課。學生不守規矩，這老師也夠奇葩，所以這條消息在網上也傳得挺火。還有人在公交車上嗑瓜子，這本就不太合適了，把瓜子皮扔一地就更是有違公德了。蘇州一公交車上就有這樣一位男子，嗑瓜子亂丟皮，身旁小伙讓他別亂丟，「瓜子男」並未聽勸告，反倒出言不遜，無理取鬧，最後這位小伙忍無可忍，出拳暴打瓜子男。打人固然不妥，但有時候對那些惡劣之人沒別的辦法，還就得以毒攻毒，所謂「惡人還須惡人磨」。

嗑瓜子也是個「技術活」，手要巧，牙要好，國人無論男女都能無師自通，笨手笨腳的歐美老外就學不會。我教書的學校有幾個外教，一起出席婚宴時，看着中國同事們嗑瓜子怡然自得的樣子，很是羨慕，可試了幾回都不成，最後乾脆放棄了，說是比學用筷子還難。怪不得老外看比賽時，從不見有人嗑瓜子，都是一人一桶爆米花，吃起來省事，不需要任何技術含量。或許是人種有別，但凡那些大刀闊斧的活計，人高馬大的老外就有優勢，而幹一些精雕細刻的事情，還是短小精悍的中國人更擅長。所以，中外交流那麼多年了，中國熊貓、功夫、餐飲、麻將、儒學、兵法等都走向世界了，唯獨嗑瓜子這項絕技還是「待字閨中」，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大禮厚禮均非禮

宋志堅

文化什錦

住宅附近回收禮品的商店，前些年我曾進去過一次。回收的無非是大中華、小熊貓、五糧液、茅台酒以及冬蟲夏草之類價格不菲卻又不宜珍藏的高檔禮品，此類東西，人家多得來不及享用，方才折價讓你回收。比這珍貴的禮品——諸如金銀珠寶，古董古玩，名人字畫——可以保值升值，不會過期作廢，也就不會在禮品回收店現身。與五糧液、茅台酒、冬蟲夏草、名人字畫的價格暴漲一樣，這種禮品回收店的出現，也是送禮之風熾熱的一個表徵。

有人調侃，中國不是「禮儀之邦」嗎，這就是「禮儀之邦」的特色。

中國確是「禮儀之邦」，這種「禮品回收店」之類的怪象也很可能爲我們中國所特有。「禮儀之邦」之「禮」，卻並非只是禮金禮品之禮，更非大禮厚禮之「禮」。《儀禮・聘禮》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此處所說的「幣厚」之「幣」與「財侈」之「財」，都被用作禮品禮金之「禮」的，「殄」與「傷」對應，乃滅絕之謂。意思是說，唯其禮之「厚」與「侈」而有「傷德」、「殄禮」之害。可見國人動輒大「禮」厚「禮」，其實是極其不「禮」的。《論語・陽貨》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禮呀禮呀，難道只是玉帛之類的禮器嗎？樂呀樂呀，難道只是鐘鼓之類的樂器嗎？」在孔子看來，玉帛鐘鼓，只是禮樂的一種載體，一種物質形態，他更看重的是這種物質形態所承載的道德與禮制，這是他要「克己復禮」之「禮」。孔子以畢生精力推崇「先王」之「禮」，旨在尊君治民。所以，「禮」的物質載體不必過於看重，恰恰相反，無論「幣厚」還是「財侈」，都只會「傷德」「殄禮」。即從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視角而論，大禮厚禮也並不合「禮」。

在人際關係中，物質形態的「禮」，則是情義的一種載體，「禮輕情義重」，人們看重的是「情義」。禮重了，傷的或許正是情義。尤其是給掌握着某種實權的官員送禮，十有八九，都有一定的功利目的，這種大禮厚禮，承載的就不是什麼情義，而是利用對方權力的期盼與無視對方人格的潛意識，在客觀上還會陷對方於不法不義。後漢時的王密贈送楊震的「禮」是十斤白銀，夠厚夠重的，楊震卻因此而感到遺憾感到失望，他覺得王密在骨子裡低看了自己的人格操守。如此大禮厚禮，豈不應了「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的古訓？《禮記・曲禮》有言：「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若是本來沒有「往來」的，突然冒出「禮」來，而且是大禮厚禮，則更容易使正派人警覺。

在官場之上，並非都是像楊震這樣的正派人；在禮制之中，歷來都有「進貢」一說，藩屬對宗主國呈獻禮品爲「進貢」，臣民對君主呈獻禮品也叫「進貢」，迎來送往之時，還有公款饋贈的陋習，於是，那些與行賄無異的大禮厚禮也就混雜其中。舉個例子，南宋的韓侂胄權重一時，韓某生日，「百官爭貢珍異」，趙師夷以一個「上綴大珠百餘顆」的粟金蒲桃小架「財壓百官」。韓侂胄有四位愛妾，有人獻北珠冠四頂，韓某尚有準愛妾十人，趙師夷又獻北珠冠十頂。「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如此這般，送禮者得官，收禮者得財，可謂各得其所，哪裡還顧得上什麼「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你的禮送得薄了輕了，人家或許還心犯嘀咕，說你拿他當猴耍呢！

這種寡廉鮮恥的謬種流傳，延綿不絕，而且官風殃及民風，只要心有所圖或有求於人，人家老人做壽新人結婚兒媳生崽孫子升學以至本人生病住院，都是送禮的極好時機，逢年過節更不必說，想送禮的恰似八仙過海，都能投其所好送出新意。不送或送得不到位，心裡不踏實呀。

送禮之風近年來有所收斂。五糧液、茅台酒的價格正在回落，住宅附近的「禮品回收店」已適時消失。但我發現，一家店舖門口「回收冬蟲夏草」的電子廣告仍在閃爍，不知透露着什麼信息。

註：此文中趙師夷之「夷」字，乃同音替用。此字爲上下結構，上爲罩，下爲廾，須造字。

春晚動了誰的奶酪

李　夢

黛西札記

今年春節，我並未同家人守在電視前，邊看春晚邊聊天。多倫多沒有太濃的節日氣氛，即便是唐人街，也不見張燈結綵放鞭炮的熱鬧，至多只是飯館裡添多了幾桌食客而已。離鄉遠，難免後知後覺。那日在內地網站和論壇閒逛，我才知道今年的「春晚」又一次成了衆人的「話靶」。

「又愛又恨」這詞恐怕可以用來形容不少人對於央視春晚的觀感。不看不跟着主持人倒數吧，好像不算過了年；看吧，又委實無趣。三十二年來，這盤雞肋一次次地被擺在家家戶戶團年飯的餐桌上，愈發讓人覺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央視春晚的YouTube官方頻道上，用了幾個「最」（播出時間最長、演員最多和收視率最高等）來介紹這場一年一度的全民歡慶。可鑒於中國的人口基數，這些「最」實在並不怎麼值得驕傲。很多時候，我們春晚當成包餃子、打牌和聊天侃大山時的「背景音」，偶爾地，瞟一眼張震的八極拳，聽一句馮鞏說「我想死你們了」。那麼多年過去，觀看這樣一場時長五個小時、以火紅開場以熱鬧結束的晚會之於你我，已然成了一種「慣性」。吐槽也好，讚賞也罷，都多少有些混不吝大咧咧。大過年的，別那麼較真兒，是吧。

可今年，偏偏有人嚴肅地跟這些混不吝大咧咧叫起板來，矛頭直指春晚小品中的女性形象。小品《喜樂街》中，賈玲和瞿穎一女漢子一女神的形象戳痛了不少女性主義者的敏感神經；莫文蔚那首《當你老了》中，將對於男女愛情的懷想莫名引入對母親和母子關係讚美抒情的語境中，似乎女性最安全最值得稱頌的角色便是賢妻良母回歸家庭；最嚴重的要數馮鞏的小品《小棉襖》，調侃什麼不好，偏偏拿過「剩女」這個題目做文章。一時間，不單女權主義者對「二手貨」這樣的刺耳稱謂不忿，連平素對那些插科打諢抱持中立態度的觀衆，笑得也有些尷尬了。似乎，腿長身材好的女人，充其量只是男權審視和慾望投射的載體；而粗獷豪放些的，又成了異性調侃嘲諷的對象。而且，最令女性觀衆忿忿不平的，是晚會導演恰好也是一位女性。這種來自同性的壓力，似乎比來自異性的，更讓人難以忍受。

其實，春晚歷年的小品和相聲中，對於弱勢群體的嘲諷並不少見，既有地域成見（北方人傻大粗南方人小心眼兒），也有對於殘疾人身體（盲、聾、啞和瘸等）毫不留情地嘲弄。似乎，除了對非主流的挖苦和對主流的盲目崇拜，某些小品和相聲演員們再找不到任何足以惹人發笑的主意了。如是媚俗（kitsch）的語境一旦建立，觀衆的審美和對於「幽默」的認知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漸漸淡化嘲笑和挖苦的負面效果，也難免將「不合理」視爲「無傷大雅」或「無關痛癢」了。有專欄作者撰文，試圖將這些「不合理」合理化，說什麼在一個男性地位和自信始終偏低的國度，「就算有那麼一些（針對女性的）歧視，也當作是他們的心理補償吧」。你看，一個「就算」一個「吧」，分明又是混不吝大咧咧的態度。可偏有專欄作者回應，處處戳中要害，將「大男子主義審美」駁得體無完膚。有趣的是，兩篇文章竟在同一網絡平台刊發，也算是「時代進步」的一個小實例了。

其實，歧視與否，對錯好壞，都超出了單個群體的可控範圍。十三億人的口味，想借由一場晚會調和，太難。若拋開成見和刻板印象種種，拋開家國和諧皆大歡喜的敘事，春晚對於個體和社群的意義，還在於它記錄了某一年甚至某一時代的風貌，令到若干年後回首往事的我們，多了某種關乎個人而非指向集體的感慨和寄託。每年春晚前場內團隊的煞費苦心，我尊重，畢竟任何一場遊戲，都有它的規則。而春晚後場外觀衆的吐槽倒彩，我也樂見，畢竟任何批評，都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場內場外互動空間的日益擴展，遠非壞事。如果有一天，看過春晚後的你我已然無力或不屑吐槽，那才眞正是春晚團隊值得擔憂的時候。

有本書名叫《誰動了我的奶酪》，說的是珍視的「奶酪」被拿走後，人們的種種反應。若將今年春晚部分小品中對女性的嘲諷比作「取走」了她們的奶酪（如尊嚴和自信等），那這樣的「拿走」如果能引來關注甚至不安慌張，也不失爲一件好事。

二〇一五年央視春晚開場　（網絡圖片）

賈玲（左）和瞿穎在小品《喜樂街》中演出　（網絡圖片）

老婆餅

貝一中

飲食男女

有個笑話說，顧客問老闆，你這牛肉麵裡怎麼沒牛肉？老闆回答，這有什麼好奇怪的，難道老婆餅裡有老婆嗎？笑話麼，無非是逗樂，現實生活中大約不會有這樣的老闆，也不會這樣回答問題。可類似的事情還是有的，而且挺鬧心。比如這食品，標明檸檬味、柑橘味、草莓味等字樣的飲料或糕點，不見得眞含有水果的原榨汁液，可能是香精之類的添加劑勾兌出來的。勾兌就勾兌吧，只要不害人就行。但涉及到人和事，出現類似的反常現象，就令人擔憂了。

「清水衙門」這個詞，原指油水少的官署，後來延伸到一些社會事業部門和單位，例如，教育、科研、醫療、殯葬、環保等。而今這些領域的腐敗現象卻頻發，且案值也不低。民政局、扶貧辦應該說是清水衙門吧，可如今竟有剋扣或挪用扶貧款的現象發生。於是人們就說，「清水衙門沒清水」，或者說「清水衙門水不清」。就拿高校來說，腐敗現象不僅普遍而且嚴重。不論是地方院校還是軍事院校，也不論是官辦院校還是民辦院校，都不再是一方淨土。套用上面的句式，「淨土領域無淨土」。去年的《黨風廉政》雜誌披露，在廣東高教系統幾起腐敗案被偵破之時，發生在北京、南京、大連、陝西等地高校的腐敗案也頻頻曝光。招生腐敗現象尤爲突出。新華網的一條消息說，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因涉嫌受賄罪被逮捕，據稱涉案金額高達上千萬元。

近年來，腐敗現象正向一些人心目中的「清水衙門」蔓延，甚至成了腐敗「重災區」。這說明，公權力只有「大小」之分，而無「有無」之分，只要有公權力存在，只要監管不嚴，有些人就會想方設法撈「油水」。由此可見，這一看似反常卻正常的現象，解決的根本辦法仍然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顏值與面值

王兆貴

人與事

春晚未拉開帷幕時，網上已有數據顯示，劉德華的「顏值」最高。我等老派，一時不知這「顏值」究竟爲何物。上網一查，方知這詞原來是從東洋飄來的，且早已空降，只是當初沒在意。

漢字的「臉」，在日文中寫作「顏」，「顏值」就是容顏指數，用來表示人物漂亮與否、公衆喜歡與否的程度。說白了，就是給臉蛋打分。據說，人人網曾推出一款名爲「向右」的社交軟件，根據用戶所接受到的「無感」和「喜歡」的數量，計算出該用戶顏值的高低，並以排行榜的形式公布於衆。儘管這詞兒聽起來有點陌生，有些怪異，但在網上的出現頻率卻很高。

漢語特別是古人行文，不怎麼做實數據，通常只是概略地描述事物，如萬里無雲、千秋大業、百代過客、十分風光等等。形容女子容顏，則稱「頗有幾分姿色」。如，《紅樓夢》中的嬌杏，在賈雨村眼裡「雖無十分姿色，卻亦有動人之處」。不過，「顏值」的用場，並非單指女子，男子也在評測之列。如今是大數據年代，類似「顏值」這樣的小數據也跟着時髦起來。用數據說話，似乎比形容詞的公信力高一些。

從網文報道來看，這「顏值」大多用於那些出鏡率高的公衆人物，特別是文體明星，也不單指五官漂亮、形體標致，還包括魅力和人氣。作爲一個五十出頭的實力派藝人，劉德華的顏值之所以高，不是因爲他形體有多威武，容貌有多英俊，而是因爲他演技好、台風正、人氣旺，又是個影視歌都有造詣的多面手。他的優勢在氣質，在聲望，在於勤奮不惰的敬業精神。

漢語中，顏與面意思相通，常常連用，所謂「顏面」。那麼，顏值是不是就等於面值呢？當然不是，但也不是一點干係都沒有。顏值高的明星，其身價也高，而當紅明星的身價通常是由「吸金」的面值來衡量的。身價的要素不一，有年收入、總資產、出場費、轉會費、片酬等等。演藝明星是這樣，體育明星是這樣，商業大亨也是這樣，每個年度都有身價排行榜。福布斯甚至還爲過世明星排身價。福布斯頒布的二〇一四年已故明星收入排行榜，流行音樂之王米高・積遜，以年收入約一點四億美元的身價榮登榜首，是每年榜上有名的「貓王」的三倍，成爲最能吸金的已故明星。

至於那些排行榜的精度如何，有何意義，不是本文的話題，姑且不論，這裡只想說明，顏值與面值不過是一時的外在評價，眞正能在人生價值排行榜上永遠飄紅的，最終還是那些流芳百世的德藝雙馨者。今年央視春晚堅持不用格調低俗的節目和道德瑕疵的演員，大概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吧？

「南桃北柳」話年畫

許　揚

文化經緯

楊柳青是天津的一個市鎮，每年春節前後，這裡就會比平時熱鬧許多，來自北京、河北乃至遼寧、山西的遊客的人數大增，其中許多人是來這裡購買年畫的。

楊柳青原名古柳口，年畫生意始於明末崇禎年間，已有三百餘年歷史。極盛時期是在清光緒年間，每年要賣出兩千萬份以上，行銷於華北和東北，遠至西北的新疆各地。

年畫，顧名思義，就是過年（春節）時張貼的畫。古時候，每當春節即將到來的時候，家家戶戶都把房屋院落打掃乾淨，在堂房、卧室、窗外、門上以及灶前，院內的神龕上，貼上煥然一新的年畫，既用以創造喜氣洋洋的新年氣氛，又藉以祈求上天賜予幸福、消除災禍與不幸。

目前在北京的中國美術館珍藏有年畫三千餘件，涵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河南朱仙鎮、河北武強、山西臨汾、湖南灘頭、福建漳州、陝西鳳翔、山東濰縣、廣東佛山、四川綿竹等這些中國有名的年畫之地的作品。其中，尤以「南桃北柳」的年畫最爲珍貴，「南桃」即蘇州桃花塢，「北柳」即天津楊柳青，兩地是清代輝映南北的年畫重鎮。

楊柳青年畫製作方法爲「半印半畫」，即先用木版雕出畫面線紋，然後用墨印在紙上，套過兩三次單色版後，再以彩筆填繪，勾、刻、刷、畫、裱等純手工製作，保留了民間繪畫的技法，並受清代畫院的影響；多取材於舊戲劇、美女、胖娃娃等，構圖豐滿，線條工整，色彩鮮艷，人物的頭臉多粉金暈染，富有裝飾性。

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在藝術技藝上直接得益於明清兩代江南繁榮的文人書畫藝術，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構圖對稱豐滿，刻線工秀，色彩絢麗。被民間畫壇譽爲「姑蘇版」。至清代，桃花塢木版年畫成爲中國江南木版年畫的中心，其開業年代約在太平天國以後，當時與天津楊柳青、廣東佛山爲鼎足而三的年畫名產地。除了蘇州各地是它的銷售中心以外，更遠及湖南、湖北和雲南、貴州、閩、贛諸地。

桃花塢的年畫，最時興的除了三星圖，天官賜福圖等外，還有滑稽年畫和常識年畫，前者如：「老鼠娶親」、「五鬼鬧判」、「六童鬧彌陀」、「怕老婆」等，皆寓有諷刺意味；後者如：「十二生肖」、「百鳥圖」、「五倫圖」、「西湖十八景」、「歲寒三友」等。

中共的開國領導人毛澤東十分重視年畫的傳承和發展，其曾指示由文化部發起全國的新年畫運動，許多專業畫家在此領域投入創作，蔚成新年畫的豐收。但年畫在其後的「文革」中被視爲封建「四舊」，迅速走向衰敗。近兩年，內地重拾傳統文化，年畫得以再被人們喜愛，許多城市居民在春節時在家中張貼年畫。